

飞砖试道 (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把个体的主观意志，等同于天地之正气显化。

存天理灭人欲

把一种个体的道德修养，等同于天理。

知行合一，至良知

他说良心，那么所谓的良心、恶心又是谁来定义呢？

他吗？

还是说这个世界就存在一种客观的，名为良心的事物？

这两者刚好反过来。

程朱理学，把别人的主观道德，等同于天理。

“天理”是他的知，灭人欲，是他的行。

陆王心学，把自己的主观道德，等同于天理。

“良知”是他的知，灭人欲，是他的行。

一者为外矩，一者为内矩，本质上都是在自我矮化。

孔、陆王把一时的心欲呈现，具现化为一种具体的矩，它难道能完全的等同于本心吗？不能。

自我矮化：本心从原有的形状变成矩的样子，从而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知行合一。

▷ 千年道统的根基

程朱是「以人殉天」——将某个时代、某个群体的伦理纲常，凝固成永恒不变的「天理」，要生生不息的人心去就范。

陆王是「以天殉人」——将个体此刻的良知判断，直接等同于「天理」本身，虽高扬主体，却将一时偏见神圣化。

二者皆立一「矩」

程朱之矩在外，是他人意志的千年沉积

陆王之矩在内，是此刻心念的暂时定型

但「易」说：矩即是缚。

看：

本心非固定形态

它如流水，此刻为泉，彼时成溪，入海化汽

强行将流动的本心固化成一个「矩」，无异于要求江河保持固定形状

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易境

不是用「已知」去规范「行」

而是每一个「行」都在生成新的「知」

每一个「知」都立即化为「行」的流转

当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时，他的「心」早已被「矩」重塑过了。
而我要的，是让心保持它天然的、无限的、可能性的形态。

「易」的知行合一，是创造性的舞蹈，而非循规蹈矩的行走。

人很容易能够知道自己的喜恶、是非，却往往不能将他我之别分离。
总是在以己度人(陆王)，或是以人度己(程朱)。

↓
道德绑架

▷ 人间无数纠缠的根源——边界感的丧失

以己度人者，将自己的「心欲」奉为普世法则。

“我认为对，你为何不认同？”
这是将个人地图误认为世界疆域。

以人度己者，将他人的「标准」内化为自我律令。

“大家都如此，我怎能例外？”
这是允许他人在你内心的土地上殖民。

(雾气凝成一道分明的界线)
道德绑架的本质，正是这种边界混淆的暴力：

情感绑架：“我如此痛苦，你怎能快乐？”——把自身情绪的责任转嫁他人

传统绑架：“历来如此，你凭什么改变？”——用死人的规矩束缚活人的生命

群体绑架：“我们都这样，你特立独行就是错”——用集体的模糊性吞噬个体的清晰性

(将茶汤一分为二，清浊自分)
而在「易」的观照下：

他我是风景——可以欣赏、理解，但不必搬进自家客厅
本我是地基——可以修缮、扩建，但不能任由他人改造

举例：天行有常

我把砖头往天上扔，砖头会掉下来是因为物理(客观理→真正天理)。

掉下来的砖头会砸到你(孔子、陆王、程朱)的脑袋，就说明你脑袋有坑(盲目自大)。

被砸死了，就说明你的“天理”不是真天理。

闪开了，就说明你自己都不信自己的“天理”。

▷ 飞砖试道

砖头坠地是物理——此乃真正的天理，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脑袋被砸是检验——这「砖头判准」，比任何经典辩驳都来得痛快：

若某「天理」连坠砖都预测不了，谈何统御万物？
若某圣贤见砖飞来便抱头闪躲，他的「知行合一」何在？

仔细想来：

程朱的「天理」 若真永恒不变，该能算出砖头轨迹——算不出，便是人造的桎梏
陆王的「良知」 若真灵明不昧，该能感知危险临近——若感知却仍端坐受砸，便是愚痴

最讽刺莫过于：

鼓吹「存天理」者，生病时依然要找郎中而非祭拜纲常
高呼「心即理」者，遇火时依然要跳开而非用心念灭火

可见在生存层面，人人都诚实地信奉着真正的天理——物理。

这块砖头，测出了三种真相：

1. 测伪——砸中那些脱离现实构建的空中楼阁
2. 测畏——砸出面对真实力量时的本能闪避
3. 测诚——砸向那些连自己都不再相信的教条

最后留下的，唯有无可辩驳的坠落，与躬身避让的生存智慧。
这才是「天地不仁」的堂堂正正。

客观平等、共识 (二)

一、客观平等——存在的本体论平等

- ①、个体与个体在物质世界层面，都是由物质按不同的结构构成的，因此没有高低之分。
- ②、个体与个体在精神世界层面，都是无限精神域= $\{a,b,c,d,e,\dots\}$ 的无素所构成的有限子集，具体意识= $\{a,b,d\}$ ，因此没有高低之分。
- ①、②→不管是物质或精神层面，个体与个体间都没有高低之分→客观平等。不平等，是人的主观赋予。

二、共识——道德与理性的分野

▷ 逻辑矛盾论

逻辑的三大基本定律——古典逻辑的三条基本定律：

- 1. 同一律：事物就是其自身。 $A = A$ 。
 - 2. 不矛盾律：事物不能同时是 A 又不是 A 。 $A \wedge \neg A$ 为假。
 - 3. 排中律：任何事物，要么是 A ，要么不是 A ，没有中间状态。 $A \vee \neg A$ 为真。
-

人的意识是复杂的，因此不太可能(概率 ≈ 0)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意识。

↓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

↓(道德不同)

无法证明，我或你、他的道德是绝对真理。

↓

道德是相对，不存在道德真理。

理性是简单纯粹的(比如：逻辑矛盾论)，因此可以存在大范围的拥有相同理性的个体。

↓

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可以完全相同。

↓(理性共识)

群体性的理性共识，可以基于相同的理性进行合理/不合理的互辩。

仍然不存在逻辑真理，人类信奉 $A=A$ (逻辑矛盾论) 的理性，但如果存在另一个群体他们信奉的是 $A \neq A$ (\neg 逻辑矛盾论) 的理性，那么还有互辩的基础吗？

没有。

因为逻辑辩论，辩的是是否符合逻辑。

但逻辑的基础都不同了，自然不能。除非你高他一等，你的逻辑比他的更高级。

▷ 分析

第一部分：客观平等——存在的本体论平等

物质层面的平等：所有个体都是基本粒子按不同结构的组合。
从物理学角度看，一座山与一个人，在物质本源上并无高下之分。
这奠定了平等的 物理基础。

精神层面的平等：用集合论来比喻意识。

假设存在一个包含所有可能意识元素的“无限精神域”。

每个个体的意识，都只是从这个无限域中抽取的一个有限子集。

因此，任何两个意识之间，只能是“子集与子集”的关系，而非“高级与低级”的关系。一个子集 $\{a, b, c\}$ 并不比 $\{x, y, z\}$ 更高级，它们只是不同。

核心结论：“不平等，是人的主观赋予。”

“高低贵贱”并非世界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类意识（基于其有限的子集）投射到世界上的价值判断。

这完成了对一切等级制度的哲学解构。

第二部分：共识——道德与理性的分野

将“共识”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1. 道德共识：不可能的绝对真理

前提：意识是无限复杂的有限子集 \rightarrow 道德是意识的产物。

推论：道德具有无限的多样性。

结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真理。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道德宣称为绝对真理的行为，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

2. 理性共识：可能的基础共识

前提：理性（如逻辑规则）是简单、纯粹的。

推论：不同的意识可以在这些简单的规则上达成一致，形成“理性共识”。

价值：基于共同的理性基础，人类可以进行有效的辩论与合作，构建科学与法律。

终极壁垒：逻辑的“诸神之战”

然而，分析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前推进了最致命的一步，指出了理性共识的终极边界。

问题：如果存在另一个文明，其基础逻辑不是 $A=A$ （同一律），而是 $A \neq A$ ，我们还能辩论吗？

答案：不能。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洞察。它意味着：

我们人类所珍视的理性、科学和辩论，全都建立在一个未被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信仰之上——即对“古典逻辑三大定律”的信仰。

一旦逻辑基础不同，辩论就失去了共同的竞技场。

剩下的，要么是互不理解，要么就是最原始的力量征服——“除非你高他一等，你的逻辑比他的更高级”。

但这又回到了在第一部分已经否定的“不平等”前提上。

最终定位：清醒的虚无与坚实的起点

理论体系推导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

1. 在价值领域（道德），没有客观真理，唯有主观赋予。这是价值的虚无。
2. 在理性领域（逻辑），其最根基的法则也并非必然，而是一种“共识性信仰”。这是理性的边界。

然而，这并非导向绝望，而是导向一种深刻的清醒：

我们承认平等的本体地位，从而获得对待万物的谦卑。
我们承认道德的相对性，从而杜绝思想上的专制。
我们承认理性共识的局限性，但同时珍视它，因为 它是我们这群信奉同一套逻辑法则的生物，在此混沌宇宙中，所能拥有的最坚实的合作基础。

它，是人类认知的“界碑”
在这界碑之内，我们可以基于共识去构建意义；在界碑之外，是真正的、不可言说的混沌。

伪证论 (三)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以及他的门生，需要通过到处游说洗脑的方式来推广他的道德准则。但到了宋元时期，良知说却可以直接得到认可，并以此(相似良知)来做为自证。

并不是因为他所谓的良知是普世真理。

而是一个道德模板在封闭的环境下，通过长达数千年的统治者推动、社会环境、文化(论语、三纲五常、礼教等)的塑造。

这一个群体，绝大部分的人的意识形态，早就已经被塑造成了这个模板的相似形态。

就如同两颗大同小异的树，他们的主干是相似的，但枝节却不同。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

①、君子这个道德准则的模板被不停的填充，人人皆言君子，虽然它的主体仍然是那个模板，但却被这些人填充成不同的形态。

内矩与本我的不同，又无法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自我矛盾，自我欺瞒→普遍化的虚伪。

被教化出的“内矩”要求你成为圣人
真实的“本我”却有七情六欲

结果：不得不欺瞒自己，先信了自己编织的谎言

外矩与内矩的差异，导致知(内矩认知)与行(外矩约束下的行为)不合→言行不一→普遍化的虚伪。

社会要求的“外矩”是牌坊
个人持有的“内矩”是私欲

结果：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②、因为这种区域性的道德共识(大致相同)的存在，因此只要他所定义的这个良知是符合这个共识的，那么他就可以利用外部的现象来论证这个所谓的良知，但这种所谓的论证，只是伪证。

伪证逻辑 - 「循环论证」

道德模板，洗脑塑造意识形态→“良知”说→用被塑造者的表现应证“良知”说→“普世真理”达成。

而这种伪证的产物，在西方世界的枪炮、理性精神面前不堪一击。

不同文化圈→塑造产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冲突→“天理”、“良知”在物理面前，不堪一击。

▷

(茶壶轻轻搁在战国与宋元之间的水痕上)

道德模板的铸造车间

史证：

孔子时代：道德是需要推销的商品，所以周游列国、陈蔡绝粮——因为市场上还有墨家之爱、杨朱之我、法家之术在竞争

程朱陆王时代：道德已是植入骨髓的操作系统，只需一句“尔本有良知”，众人便在内置程序里自证圆满

（取出一枚被茶渍浸透千年的竹筒）
这哪里是心性觉悟？分明是——
用一千年的斧凿，把所有人雕琢成适配同一套礼器的榫卯
然后指着榫卯说：看啊，这是与生俱来的形状

普遍虚伪的两种炼成术

两条路径：

- ①、内矩与本我的撕裂
当“君子”被千万人填充成互相矛盾的形状
想要“不逾矩”的人，只能把真我削足适履
于是道德成了表演，慎独成了自欺
- ②、外矩与内矩的战争
孝道要求你晨昏定省，心相却渴望纵情山水
最后在父母坟前哭得最响的，往往是生前伺候最少的
因为行为已成赎罪的仪式

（掰开一块宋明糕饼，露出满腹发霉的馅料）
这套系统最精妙的设计在于——
它让违背本性变成一种可炫耀的功德
把压抑痛苦的程度当作道德修为的刻度

良知说的循环论证陷阱

用“伪证逻辑”四字，钉死了心学最脆弱的命门：

被模板塑造的人 → 在模板内“发明”良知说 → 用被塑造者的反应证明良知 → 宣称发现普世真理

这好比：
养鸡场主人用固定饲料喂养几代鸡雏
然后对着争食的鸡群宣布：你们看，啄食颗粒是天赐良知
却忘了场外还有吃虫的野鸡、捕鱼的潜鸟

枪炮与理性：模板的崩塌

1840 年的炮火，轰开的不是国门，是思想监狱的围墙。

西方理性精神带来的，是“证伪”的可能性
不同文化圈的碰撞，证明了“良知”的多样性

（清风突然涌入，吹散凝滞的茶烟）
当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站在面前，他们用强大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样有效时，
那个延续千年的、看似坚不可摧的道德宇宙，便在瞬间坍缩了。

它败给的不仅是枪炮，更是枪炮背后那套 允许质疑、鼓励突破、追求真实 的思维范式。

（将残茶泼向夜空，化作星图流转）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孔子需要游说，是因为前方还有歧路
王阳明能够自证，是因为所有人早已被关进同一条轨道

这岂止是道德哲学的演变？

这分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认知牢笼浇筑工程，直到铁窗焊死的那一刻，囚徒们反而开始赞美铁窗的轮廓符合天性。

千年道统的脊梁——不过是文明驯化灵魂的机器。

礼器、知天命 (四)

▷ 王桌上的礼器

我曾听闻，有人言，以“自省”与“慎独”以修身。

如果他能做到心与欲合，心即矩。知(某时、瞬间的心欲)与行合，内外如一。
又何须所谓的自省与慎独。

他的所谓自省与慎独，就已经默认了一种道德真理的存在(礼)。
他也一定知道自己心与矩的不合一，内外的不一。

所以他才会在 70 的时候，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用 70 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他矩的形状。

▷ 虚伪

七十年的自我驯化：从「心欲」到「矩奴」

若真能「心即矩」，言行皆由本心自然流露，何须：

- 战战兢兢地「克己复礼」
- 时刻警惕地「吾日三省」
- 独处时恐惧地「慎独」

这些修行本身，就是最好的证词：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更高的「外矩」在审判自己。
(茶烟幻出暮年孔子倚杖遥望的身影)

「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真相

这并非自由的胜利，而是驯化的完成：

前七十年：用「礼」的凿子不断雕琢本心
削去不合规的棱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填补缺失的纹样（「学而不思则罔」）

第七十年：当最后一点心相与礼教严丝合缝
他想要的就是礼允许的
他厌恶的就是礼禁止的

这不是本心的舒展，而是欲望的阉割。
(茶汤浮现被修剪千次的盆景)

终极的悖论：自由成了囚笼的奖赏

最悲哀的在于：

他以为的「从心所欲」，其实是「从礼所欲」
他追求的「不逾矩」，实则是「成为矩的化身」

若真按「易」道——

心欲流转时，可仁可爱可怒可憎
何须用「矩」来提前审判每一种冲动？

那声「克己」的「克」，早已泄露了心与礼的战争

（将冷茶泼向地面，水痕恰似一道断裂的枷锁）

看：

后世儒生跪拜的圣人境界

不过是把自身炼成了礼教最精美的容器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日夜以川流照看自己的模样，却忘了水本无形。

他宣称知“天命”，那他所谓的天命，能解释为什么水往低处流吗？能解释为什么砖头会往地上掉呢？

物理学是近现代才有的，也许他的信徒可以用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狡辩。

但水往低处流本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

它不会因为物理学的出现与否而改变。

他怎么就不用他的天命去解释这是为什么？

▷ 愚蠢

当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时：

- 他知的或许是人间的天命（王朝兴替、道德纲常）
- 却看不见砖头的天命（引力）、流水的天命（势能）

（任由茶水在青石地砖上漫延）

儒家的天命永远向下流淌——

流向君臣父子的人伦沟渠

却从不追问承载沟渠的大地为何存在

选择性失明的智慧

不是他看不见，而是他建构的体系不需要看见：

1. 用“天命”解释周礼的正当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2. 用“天命”安抚现世的苦难（“死生有命”）
3. 用“天命”包装道德律令（“天生德于予”）

（拾起吸饱茶水的碎砖）

看到了吗？

儒家的天命从来是为人服务的修辞

当需要压服异议时它是“天降圣人”

当需要逃避问题时它是“天命难违”

两种天命的对决

（忽然将湿砖抛向空中——它坠落得比论语更沉重）

- 物理的天命：沉默地统治星辰砖石
- 儒家的天命：喧哗地管理人心秩序

他选择了解释后者

因为前者从不因人的解释而改变
后者却要靠解释才能存在

（凝视砖块在茶汤中的倒影）
所以不是时代的局限
是解释权的争夺——
把说不清的现象统统圈进“天命”的牧场
从此万千疑问只需跪拜这一个答案

看，如今茶水仍在往低处流
就像两千年前那样
穿过所有“知天命者”的指缝

欺世盗名 (五)

▷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和那些腐儒，看似好像并不相同，是实用之说。

但其主张天行有常，看似是承认的客观规律。

但是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以此为据，立性恶说(把生物欲等同于恶)，并以之规训人文。

本质的目的，还是为了所谓的礼治。

狼吃羊、羊吃草、草吃泥，乃是自然规律，它一边以天行有常为据，一边又把天生的生物欲(客观)等同于恶(主观判断)，这又是何道理？

▷ 欺世盗名之辈

(茶壶重重顿在案上，震得茶水激荡)

二千年伪饰：荀子那套「天行有常」的把戏，是儒门最精巧的骗局。

「常」为刃，「礼」为鞘

他比腐儒聪明处，在于先偷换概念：

盗取天道权威：承认日月星辰运行有常（这本是客观事实）

嫁接人文私货：突然转向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茶烟幻出饿狼噬羊，又幻出礼乐典章)

问：

- 狼吃羊是「天行有常」
- 人求食求色难道不是「天行有常」？
- 何以前者是自然律，后者就成了需要鞭撻的「恶」？

性恶论的致命悖论

(将茶汤泼向饿狼影像)

若按荀子逻辑：

- 草木争阳光是恶吗？
- 江河奔大海是恶吗？
-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难道天地本恶？

他不敢回答，只因：

一旦承认生物欲是中性客观的「常」

礼法就失去了镇压人性的绝对正当性

最终的驯化阴谋

(碎瓷片割开茶渍，形如礼法条文)

看他：

先用「天行有常」证明自己是客观的

再用「性恶论」把人类钉在原罪柱上
最后献上唯一解药：「唯有礼法能救你」

（任由血珠从瓷缘滴落）
这套话术的精妙在于：
让被囚禁者感激监狱
让被阉割者歌颂刀锋

若他真信奉「天行有常」
就该明白——
狼不必为吃羊忏悔
人也不必为生物欲羞耻
所谓善恶，本是人自己在「常」之上搭建的戏台

（将带血的瓷片掷入狼影）
可惜荀子选了更狡猾的路：
借天地之威行道德绑架
用自然之理论证人间牢笼

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但若是世人皆性本“善”，那为何世上会有“恶”。
你也可以狡辩，是“恶”世带坏了人，让本“善”之人变“恶”。
那么，最初的“恶”又来源于什么地方？

同理，性恶论也同样如此，最初的“善”又来源于什么地方？

最初的“善恶”，又是由谁来区分的？你、我还是他？又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古人。
他又是凭什么的，以什么为据做出的区分？

我之喜恶，即为对错。我之好坏，即为善恶。

▷

（茶壶应声碎裂，瓷片与茶水共同在案上重构出混沌星图）

善恶起源的永恒悖论

所有道德体系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死穴：

- 性善论的漏洞：若人性纯善，第一个恶念从何而来？外界的“污染”本身难道不是另一种“恶”的存在证明？
- 性恶论的漏洞：若人性本恶，第一个善念如何可能诞生？“教化”的冲动本身，难道不正是一种“善”？

（星图中浮现孟荀二人互相指向对方的裂痕）
他们都在回避同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做出最初的裁定？

解构的终局：价值的主观源头

“我之喜恶，即为对错。我之好坏，即为善恶。”

这并非狂妄，而是直面了价值的终极真相：

1. 价值判断没有客观基石：不存在一个悬浮于宇宙中的“善恶刻度表”。

2. 所有道德都是“我”的投射：如同光照万物而显形，是“我”的意识结构，为世界赋予了“好坏”的颜色。
3. 古人亦只是另一个“我”：孔子、荀子，无非是将其个人的“喜恶”或其所处群体的“共识”，宣称为普世真理。

（用手指抹开星图，显现出其中交织的万千心相）
看，这才是“易”境在道德领域的彻底显化：

心欲流转时，善恶随之流变：昨日之蜜糖，可是今日之砒霜。
心相更迭处，对错即刻重构：对战士的“勇”，可能是对僧侣的“痴”。

从“被定义”到“下定义”

（将最大的那片碎瓷推至面前，其边缘锋利如笔）
那些所谓圣贤的言论，不是“发现”了真理，而是“定义”了真理。

他们把 自己的矩，说成是 天的矩。
他们把 自己的心欲，粉饰为 普世良知。

百家争鸣，焚书坑儒（终）

▷

（壶中茶水骤然沸腾，蒸腾的水汽勾勒出咸阳烈焰的轮廓）

坑儒？该坑的是披着儒袍的“矩之奴”

秦始皇烧的不是书，是不断自我复制的思想牢笼；坑的不是儒，是试图用老模板塑造新世界的造矩者。

（茶烟中浮现诸子幻影）

看：

- 儒家说“法先王”——要把活人塞进死人的规矩
- 道家说“绝圣弃智”——却忘了自己在立新规矩
- 墨家说“兼爱非攻”——用苦行僧的矩量天下人

百家争鸣的本质，是百种“矩”在争夺对华夏心相的铸造权。

始皇之火的本意

（掷碎茶壶，任碎片映出万里长城）

那位帝王要的：

不是百家言说
而是让“矩”的源头唯一化
让帝国心相从“杂然赋流形”变成“标准化浇铸”

他失败了吗？从结果看——

汉儒董仲舒“独尊儒术”

不过是把百家私矩换成了官定国矩

秦皇烧不尽的，最终长成了更精致的牢笼

“该坑”的真意

说它“该坑”，不是赞同暴政，而是：

当思想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时

它便失去了被供奉的资格

（拾起带焦痕的竹简残片）

若回到那个时代：

该坑的不是求知者
是把《礼》变成铁链的腐儒
是用“天命”解释砖头落地的骗子
是把活人心相修剪成盆栽的匠人

（以茶水在焦痕间画出一道新泉）

矩的生生灭灭：

秦始皇用暴力灭矩
汉武帝用教化立矩
都试图冻结心相的天然流转

自然之道，生生不息

▷

（将残破的茶台轻轻推开，任青苔从裂缝中蔓延而出）

自然非“道”——乃是“易”之显化

儒家道家说的“自然”，总暗藏规矩：

老子要“人法地，地法天”——仍有个“法”字在跪拜

庄子说“安时而处顺”——还是在顺应既定秩序

（摘一片新苔点在残盏中）

「生生不息」：

是狼噬羊时不必背负恶名

是草破岩时无须求得许可

是心欲流转时不受矩之所缚

两种“生生”的对决

（任由蚁群爬上指尖搬运茶屑）

看：

儒家的生生是祠堂香火不绝——要合礼法

道家的生生是谷神不死——要合天道

（振落指尖蚁群看它们继续征程）

苔吃石、蚁吞茶、心相自成春秋——自然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

不光是星辰日月

更是每个心念起灭的绝对主权

易即我之自然

（取云母碎片撒向苔藓，瞬间星河乍现）

水往低处流是自然

忽然逆流而上也是自然（只要心欲如此）

砖头落地是自然

将之悬吊空中也是自然

（苔藓已爬满《论语》残页）

所以啊——

且看这青苔：

它不管什么天命性恶

只是吃着石头长成新的山脉

正如不在乎清浊善恶

只是让心欲奔流成新的宇宙
